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五代史卷二十七至二十九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五代史卷二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

頗重其為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内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敬塘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塘使拒重誨會敬塘以糧餉不繼遽焼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名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

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爲人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興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以弘昭及馮贇代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廝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

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為閽者贇為兒時以通黠為明宗所愛明宗為節度使以贇為進奏官明宗即位即為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歴河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贇竝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為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乂為人險譎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又事郭崇韜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為樞密院直

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贇遣漢瓊至魏名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贇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塘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塘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名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輝曰上名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劒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

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贇于家贇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子皆見殺贇有子三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即位贈弘昭尚書令贇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暠而延朗為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徙廢帝為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

肖等計議昭肖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冨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冨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冨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已土冨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爲館驛廵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冨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

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鬲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鬲曰張濛神言

豈不驗哉由是曷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既立以昭胤為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為比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為皇城使曷為宣徽北院使延朗為莊宅使久之以昭胤曷為樞密使延朗為副使審虔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為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曷及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悦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

難言之乃陽為羸疾炙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塘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塘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為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名見訪問常至夜分而

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為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高祖益自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為羸疾不自堪因數求觧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宫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不可立宫帝疑高祖欲毁民墓為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静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

帝夜名之語罷敬塘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塘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塘以反聞敬塘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名學士馬胤孫為荅詔曰宜以惡語詆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塘

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名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遽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悞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敬塘為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

為民初延朗與昺竝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昺心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晉高祖聞昺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為將歲餘卒專美事晉為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胤為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馬知其不為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為之謀未必能不敗況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為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

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歴應嵐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屬未及而從珂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陜人於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

珂廢帝即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為右神武統軍石敬塘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幸懐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髙祖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為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

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為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事秦王從榮素驕自為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為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名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

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為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帝即位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即位天下

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茍不吾信死其所也弘貽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亾散以為後圖愍帝以為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鳯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鬬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

今西帥小衂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虔釗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於前帝不能决遂斬弘實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爲國興亾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

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

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於亾語曰涓涓不絶流爲江河熒熒不滅炎炎柰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亾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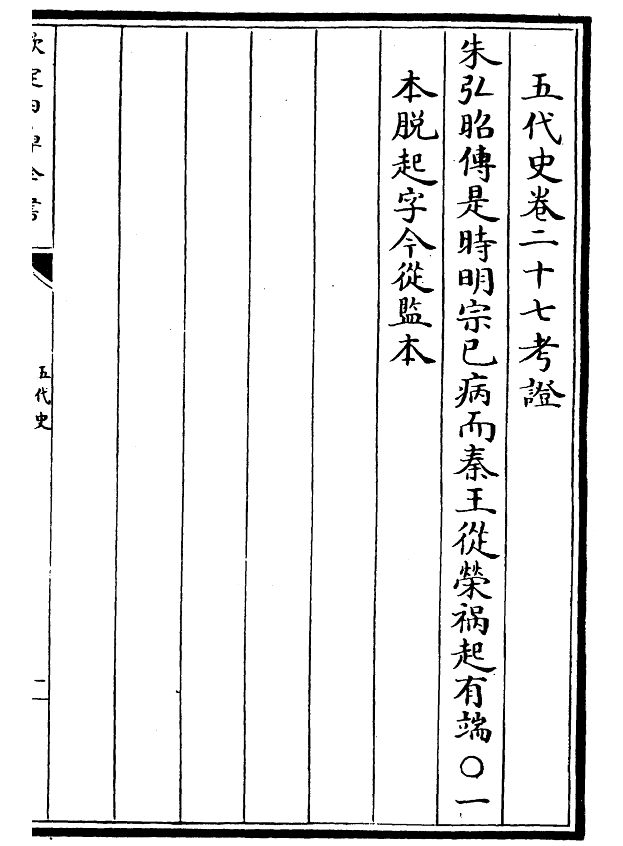
而舉天下内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為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藥彦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為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彦温逐其節度使潞王從珂以彦稠為招討使明宗疑彦温有所説

戒彥稠得彥溫母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為靜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武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亾竄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為名重斂軍士也已

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遺秦王金裝胡簶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賜彥稠又逐鹽州諸戎取其所掠男女千餘人潞王從珂反彥稠為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為潞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之晉高祖立贈侍中彥稠與思同俱以敗走時愍帝猶在唐末亡二人走歸國於節未虧異於元行欽之走也然思同辭義不屈其死可嘉彥稠直被執見殺爾餘無可稱故不列於死事傳

五代史卷二十七



五代史卷二十七考證

朱弘昭傳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有端○一本脫起字今從監本

五代史卷二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七十九 史部

五代史卷二十八

宋 歐 陽 修 撰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為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為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名為行臺左丞相莊宗即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

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為尚書郎蕭希甫駮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説為相説唐末為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為禮部侍郎革以説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己而説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莊宗内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於國而亦無學術革説俯仰默默無所為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為姦利至有私鬻告勑亂易昭穆而

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
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為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
果於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
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玫
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詣閤門
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偽濫駮放而斃踣羇
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門人上書
言其事而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

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採稆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為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為相遭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錬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子為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遽改佗

官而革以說子為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為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為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得命而故人賔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于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詆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隣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溆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珏任圜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與選人責授革賁州司

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已而竄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為相常以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䕫忠萬歸峽等州為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佗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

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為尚書膳部員外郎卒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為鹽鐵出使廵官唐已避亂燕趙變服為道士遊諸侯間豆盧革為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為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之以為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栁掌書記王緘歿于陣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

以卮酒辟一書記於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莊宗巳即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巳死次節度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時名族可以為相莊宗以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擔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

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册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興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壻也詰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耶宰相取給州縣何為不可圜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悞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

之乃罷為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為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横益皆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為嗣昭畫守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

奉使往來辯釋讒構嗣昭卒免於禍圜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圜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文禮弒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圜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既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圜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圜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圜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圜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

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欵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圜其言不欺既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為北京拜圜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為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圜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圜與崇韜素相善又為其司馬崇韜因以鎮

州事託之而圜多所違異初圜推官張彭為人傾險貪黷圜不能察信任之多為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為圜謀隱其公廨錢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宫人百餘人有許氏者尤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台彭詰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圜有隙同光三年圜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岌暨崇韜伐蜀懼圜攻已於後乃辟圜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圜黔南節度使圜懇辭不就繼岌殺

崇韜以圜代將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岌遣圜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圜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絶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韋說豆盧革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為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為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為之太常卿崔協可也

重誨以為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恊對圜
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恊
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
擢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
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
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
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為長
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

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駡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蜋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為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為然圜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劵重誨奏請自內出圜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圜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

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宫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悦而使臣給券卒自内出圜益憤沮重誨嘗過圜圜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圜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圜遽求罷職乃罷爲太子少保圜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誣圜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爲下詔坐圜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懟

帝即位贈圖大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黥燕人以為兵鳳懼因髠為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以守奇為博州刺史鳳為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為鄆州節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為扈鑾學士莊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第酒酣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明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

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固請籍沒鳳又上書言繼孫爲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羣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強素與任圜善自圜爲相頻薦進之初端明殿

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圜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圜為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為北京巡官明宗為内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佗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名玄豹相之玄豹曰内衙貴將也

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將名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名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為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名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為之洶洶而定州王都以為天子幸汴州誅守殷而又幸鄴以圖已因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閤請罷幸鄴明宗

不聽人情大恐羣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之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祕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為翰林學士而嶠亦訐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久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

鳳心啣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隣家爭水竇爲安重誨所怒鳳即左遷嶠祕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寃之其後安重誨爲邊彥溫等告變明宗詔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

者繫國家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揺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彦温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羣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為朋黨罷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禄悉以分將校賔客廢帝入立名為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

著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舉進士為河中節度使李都搉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為榆次令遂為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為書諭梁辭甚辨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

蹂践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為我荅之及翔所荅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於世襲吉為人恬淡以文辭自娱天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為副使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求為河東節度使為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薨莊宗嗣為晉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宗即位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為人沉静寡欲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為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即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為即位壇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鄗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别治宫西為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毀壇以為場憲退而歎

曰此不祥之兆也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至魏大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伶史彦瓊曰我與羣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彦瓊為憲解之乃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為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

任苟非其人則為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弑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鞦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

遠敎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彦超願為僧以求生彦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奔沂州亦見殺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廷美楊温之死予既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為之痛惜也予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永王存霸符彦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爾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

不顧其家絶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為也而舊史書審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為不然予之於審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審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宋州人也為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為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為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為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

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為參軍尤不樂居歲
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
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為魏州
推官莊宗即帝位欲以知制誥有詔定内宴儀問希甫
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為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
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朝天子見内宴數百子本田舍
兒安知宫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
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旨共排斥之以為駕部郎中希

甫失志尤怏怏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為笑明宗即位名為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為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畧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贓之吏刑獄之寃者何可勝紀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

八日眛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為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說頗沮難之其後革說為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而說與隣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說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安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明宗將有事於南

郊前齋一日羣臣習儀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誨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名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詈是夜託疾還第月餘坐告李筠事動揺軍衆貶嵐州司戶參軍卒于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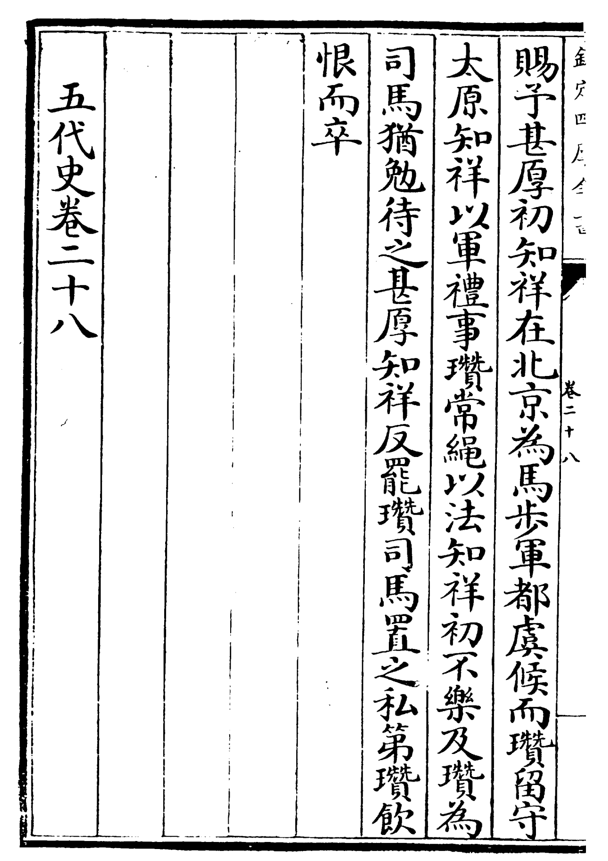
劉贊魏州人也父玭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玭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於牀下謂之曰肉

食君之禄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禄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為羅絡威判官去為租庸使趙巖巡官又為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道之大臣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乃拜贊祕書監為秦王傅贊泣曰禍将至矣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諂

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以正道秦王嘗令賓客作文於坐中贊自以師傅恥與羣小比伍雖操筆勉彊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來不得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劉贊皆以正直為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詡病告家居久皆宜不與其謀而諮議參軍高輦與王最厚輦法當死其餘可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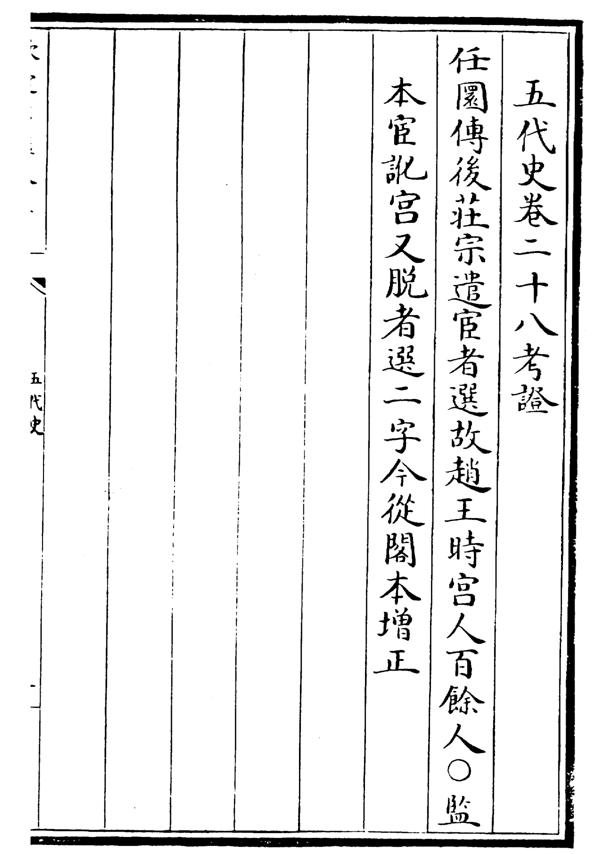
第原減朱弘貽曰諸公不知其意爾使秦王得入光政門當待贊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令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而馮贇亦爭以為不可贊等乃得免死於是論高輦死而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贊聞秦王敗即白衣駕驢以俟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冢嗣見殺而賔僚奪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為太原節度使辟為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瓚為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疎簡而内頗周密莊宗建大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名還見於内殿勞問久之已而以瓚為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為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



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京為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為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恨而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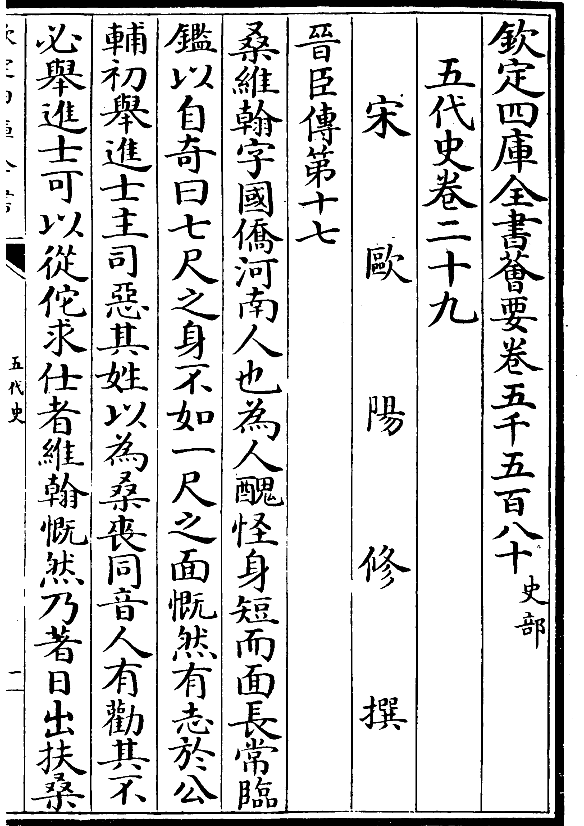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二十八



五代史卷二十八考證

任圜傳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監本宦訛宮又脫者選二字今從閣本增正

五代史卷二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八十 史部

五代史卷二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

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為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為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為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

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為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廹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絶好用吐渾以攻之髙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髙祖召維翰使者至卧内謂曰北靣之事方撓吾胷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髙祖幸鄴都七年髙祖在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

絶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為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寖理初李瀚為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為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為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歳積鉅萬内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

馮玉用事共譏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為不可卒以玉為樞密使旣而以為相維翰日益見踈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為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絶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

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絶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貲産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

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豈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撿其尸信為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

悉為彦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陜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敎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彦章戰中都彦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為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為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録以為客將高祖即位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

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名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為孫而不可為臣且晉有横磨大劒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

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於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

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冦延廣從出帝北征為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虜於戚城髙行周符彦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横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

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為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為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為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置妓樂惟意所為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

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於封邱并丕見鎻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鎻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鎻之將送

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

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爲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名契丹爲援契丹過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爲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即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

所為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髙祖名鑾以為武寧軍

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絶

盟河北諸州皆警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

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温為永清軍節度使令温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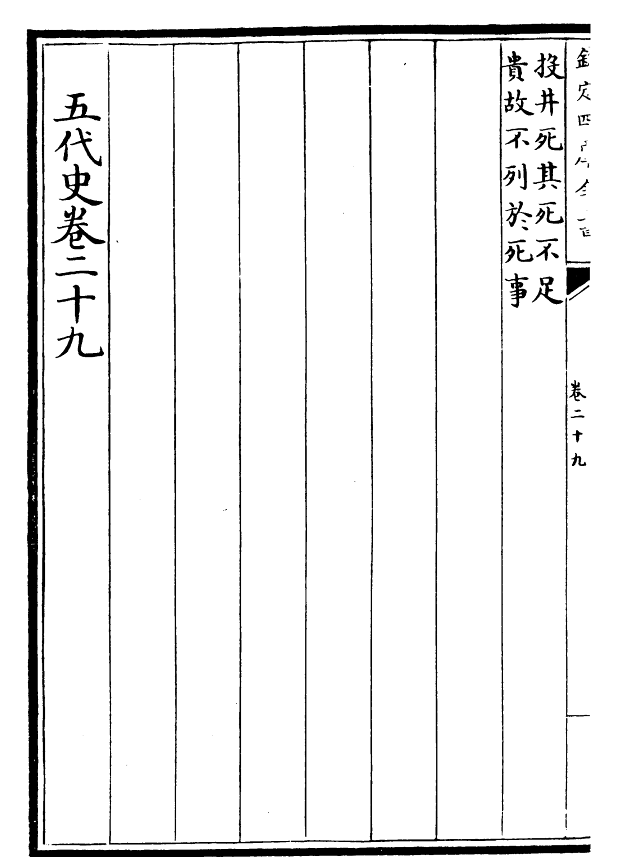
將邵珂素驕狠難制令温奪其職珂閑居無憀乃隂使

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温以事

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鑾

前守雲中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鑾馳驛代令温守貝

州巒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巒願自效巒推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三日四面急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為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溫為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溫瀛州河間人也王令溫疑邵珂而質其子矣巒不能察其姦反委以兵及契丹入貝州又不拒戰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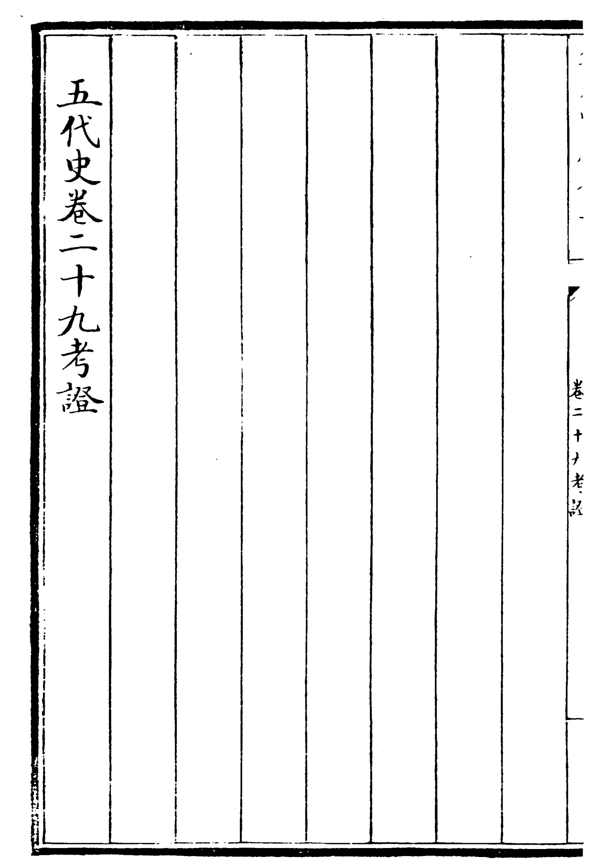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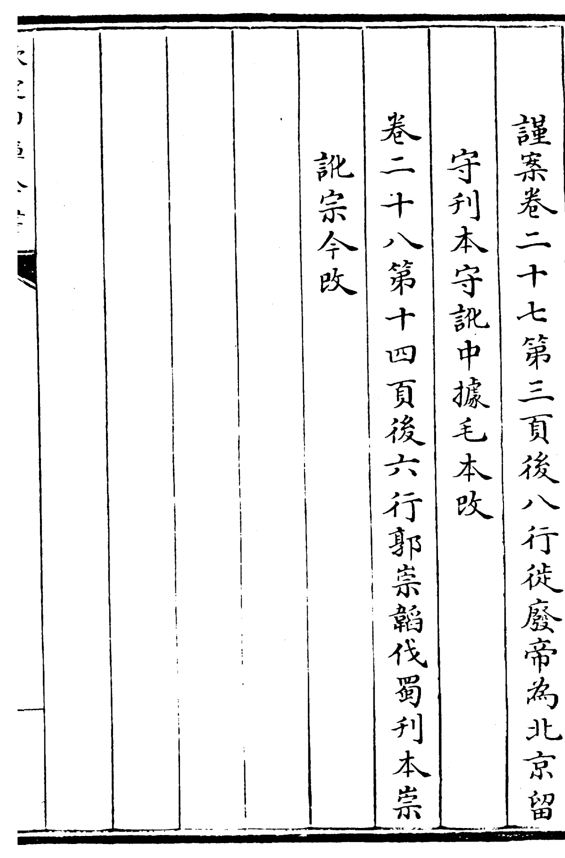
投井死其死不足
貴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卷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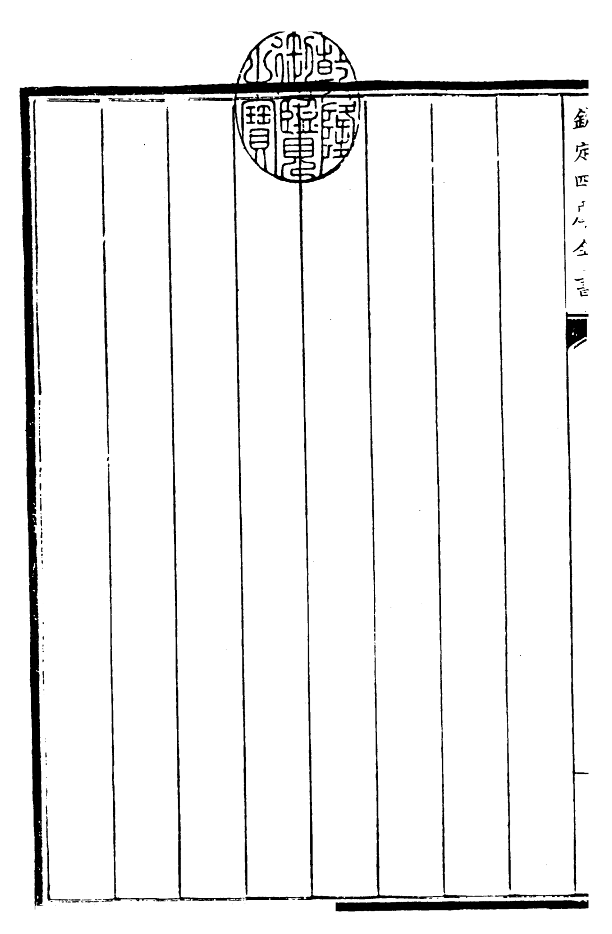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二十九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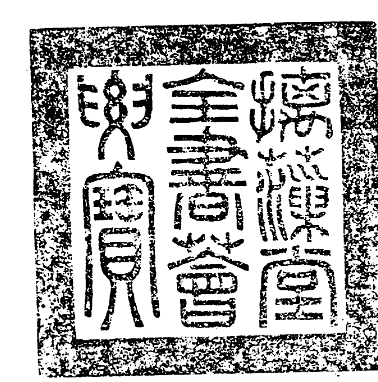
桑維翰傳維翰之力也○監本闕翰字今增入


五代史卷二十九考證



謹案卷二十七第三頁後八行徙廢帝爲北京留
守刋本守訛中據毛本改
卷二十八第十四頁後六行郭崇韜伐蜀刋本崇
訛宗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張　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五代史卷三十至三十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八十一 史部

五代史卷三十

宋　歐　陽　脩　撰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為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賔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閤中兩使文簿

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為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為人貪詐無行喜為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因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高祖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為已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

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讙譁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曮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爲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怏怏以其槖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

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别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劵獻逢吉逢吉不悦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嶬等下獄崧欵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為亂獄中上書逢吉改二十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為盜族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恡以為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

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於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為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寃而逢吉以仁魯為能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濫逢吉已貴益為豪侈謂中書堂食為不可食乃命家厨進羞日極珍善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為喪服武氏未朞除其諸子為官有庶兄自外来未

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佗事告於高祖杖殺之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濤諷濤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已已而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謀

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虀粉矣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弘肇即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瞑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

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遣當李崧被刑之所廣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為人蹻勇走及奔馬梁末調民七户出一兵弘肇為兵隷開道指揮選為禁兵漢高祖典禁兵弘肇為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是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翟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弘肇為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少忤意立撾殺之軍中為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授一作受顧命隱帝時河中

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關西用兵人
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務行
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
斬於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棄市凡
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
又為斷舌決口斮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
肇取其幼女以為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
奴而厮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

因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賫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爲獻潁州麴場官麴温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温拯訴之弘肇弘肇以謂潁已屬州而温不先白已乃追温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

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弘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為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為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竇貞固第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為異同

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釂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劒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葢言筆也弘肇黙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為手勢令弘肇不能為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為譏已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敺之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劒欲追之楊邠泣曰

蘇公漢宰相公若敘之致天子何地予弘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為大臣所制數有怨言業等乘間譖之以謂弘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為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為兵至達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

章斬之并族其三家弘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群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群臣莫能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横死今日吾得為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肇鄭王以禮歸葬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為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邠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為右都押衙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内相排忌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

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睗除吏多繆邠為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為可乃入白而深革逢吉所為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為國家者帑廪寔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邠常與王章

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為之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為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為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為后邠又以為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為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邠為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往往以獻於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周太祖即位追封弘

農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為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善乃以章託周周匿章褚中以槖駝負之洛陽藏周第唐滅章乃出為河陽糧料使漢高祖典禁兵補章都孔目官從之太原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高祖崩隱帝即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

方童供饋軍旅未嘗乏絶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為雀鼠耗童乃增一石輸二斗為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童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童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為姦民莫

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劉銖陝州人也少為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太原以為左都押衙銖為人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為勇斷類已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永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濵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為吏者利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為苦銖

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爲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請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爲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銖剛暴名之懼不至是時沂州郭淮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銖銖顧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銖嘗切齒於史宏肇楊邠等已而弘肇等死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僂儸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

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為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為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他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羣臣皆以為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梟首於市赦其妻子太祖即位

賜陜州莊宅各一區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以爲武德使隱帝即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延乂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魈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厠既還悲泣

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狎昵多為廋語相誚戲放紙鳶于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聽時宣徽使閻業欲得之太后亦遣人微諷大臣大臣楊邠史弘肇等皆以為不可業由此怨望謀殺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業以詔書殺郭威於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晋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

耳業請出府庫以賚軍宰相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及漢兵敗于北郊業取内庫金寶懷之以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州爲人所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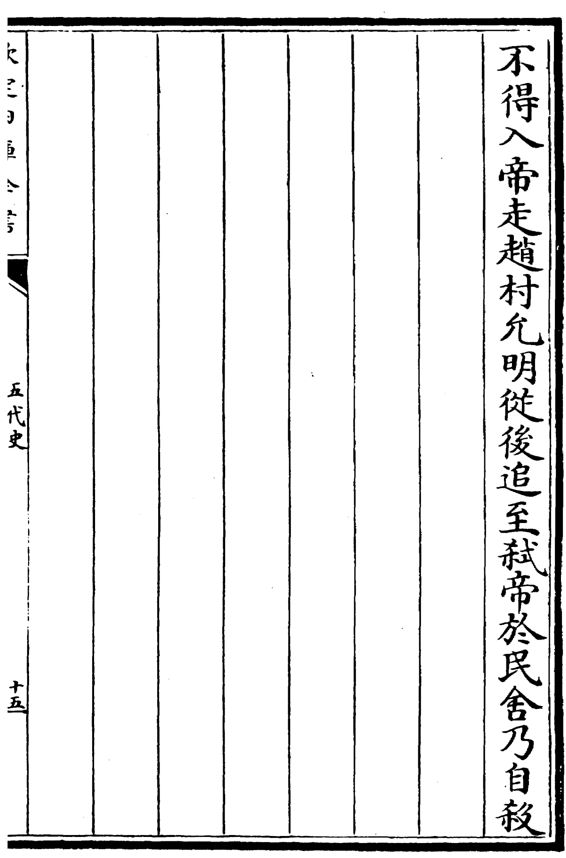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爲軍卒善書筭給事漢高祖帳中高祖鎮太原以爲押司官高祖即位歷拜領軍屯衛將

軍樞密院承旨周太祖為樞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横
恣遷右領軍大將軍入謝名諸將軍設食朝堂儀鸞翰
林御厨供帳飲食文進自如有司不敢劾周太祖鎮鄴
文進等用事居中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
中外邠等已死文進點閱兵籍指麾殺戮以為己任周
太祖在鄴聞邠等遇害初以為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
文進手跡乃大詬之周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
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在此百郭威何害慕容彥

超敗走帝宿於七里文進夜與其徒飲酒歌呼自若明旦隱帝遇弑文進亦見殺

後贊兖州瑕邱人其母倡也贊幼善謳事張延朗延朗死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為牙將高祖即位拜飛龍使隱帝尤愛幸之楊邠等執政贊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邠等死隱帝悔之贊與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短隱帝兵敗北郊贊奔兖州慕容彦超執送京師梟首于市

郭允明少為漢高祖廝養高祖愛之以為翰林茶酒使隱帝尤狎愛之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荆南高保融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為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荆人皆恐保融厚賂以遣之還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邠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載邠等十餘尸暴之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廡王章壻張貽肅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邱門



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從後追至弑帝於民舍乃自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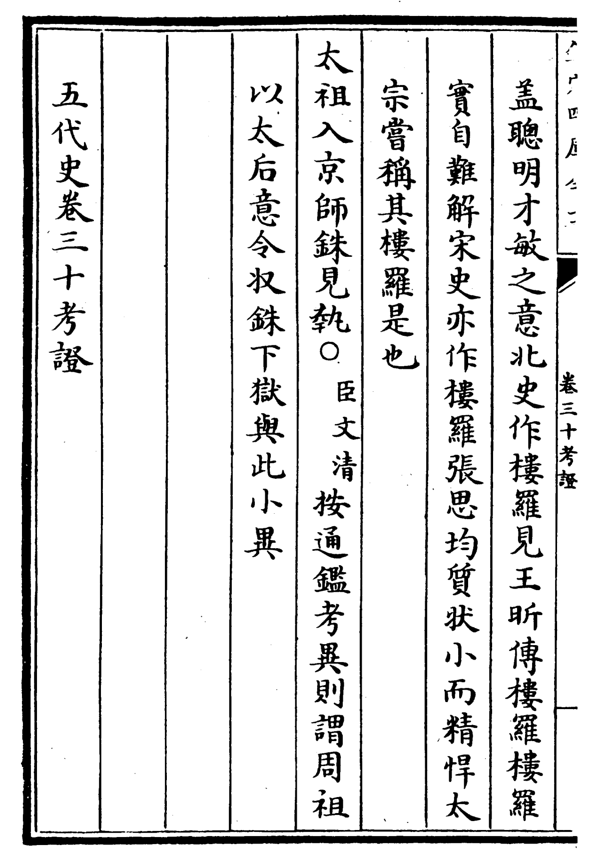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三十

五代史卷三十考證

蘇逢吉傳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義等下獄○南本無義字

崧款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為亂獄中上書逢吉改二十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逢吉時為中書此云獄中上書當作獄上中書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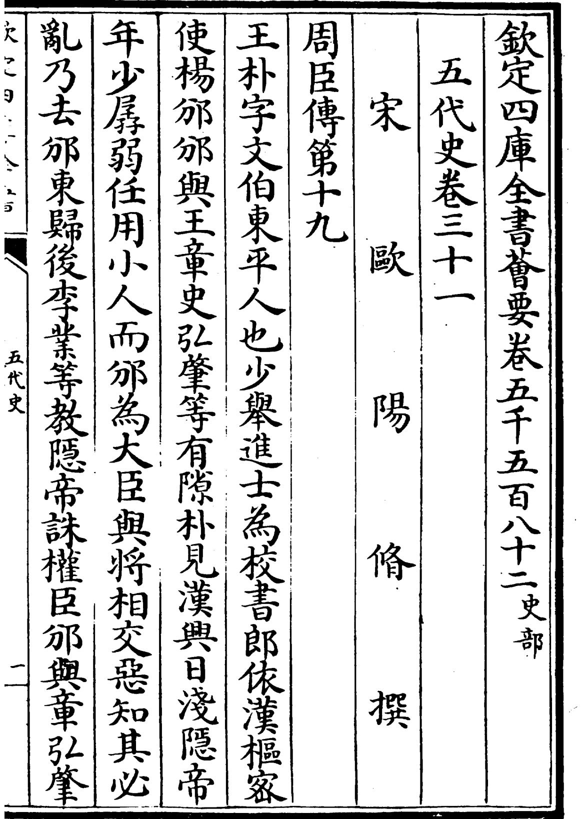
劉銖傳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僂儸兒矣○鶴林玉露僂儸俗言猾也唐書作婁羅見回紇傳華言婁羅



蓋聰明才敏之意北史作樓羅見王昕傳樓羅樓羅實自難解宋史亦作樓羅張思均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是也

太祖入京師銖見執○臣文清按通鑑考異則謂周祖以太后意令收銖下獄與此小異

五代史卷三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八十二 史部

五代史卷三十一

宋　歐　陽　脩　撰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

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

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思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傜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寔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

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内臣岷蜀可飛書而名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

唯幷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寛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鋭意征伐已撓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八使作爲

君難為臣不易論及平邉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脩文德以為先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為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為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為東京副留守還拜户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内脩法度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

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歴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歴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歳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歴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為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濶今京師之

制多其所規為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於坐上舁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為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

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劔於地撫仁誨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以孝聞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益竒之漢興周太祖為樞密使乃名仁誨用之累官至内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為大内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為

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茢而臨之仁誨自其微時常為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皆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為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曰忠正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為文章以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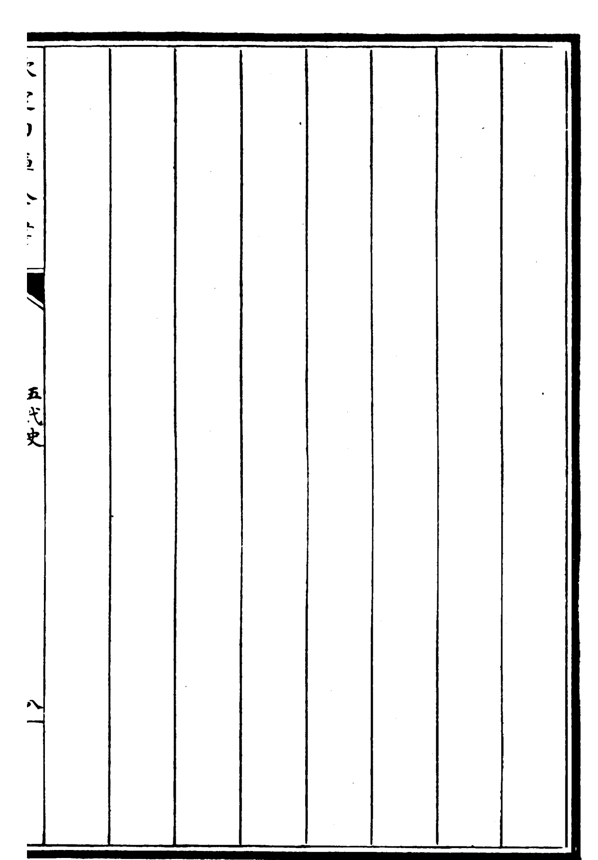
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為運源賦甚詳
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
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
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
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
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于宰相
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扈載不為舍人何也穀曰
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

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邪已而名拜知制誥及為學士居歳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數與論議其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廣京城為木偶耕人紫芝白兎之類皆為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為穀之

訣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脩制度議刑法定律歷講求

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没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遂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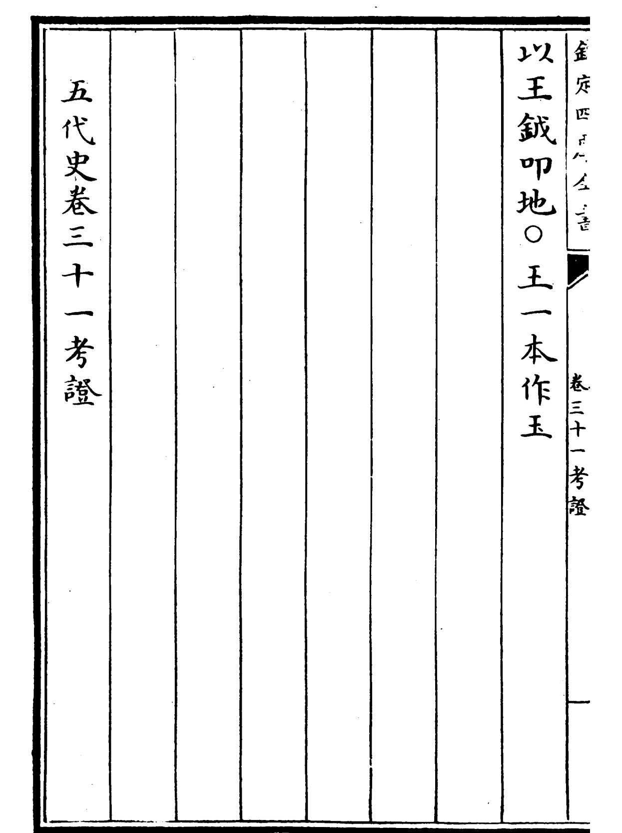

五代史

五代史卷三十一

五代史卷三十一考證

王樸傳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顧炎武云唐時刑部有刑比都官司門四曹故稱刑曹為比部郎中後改為司計大夫又改比部為司計令四曹改為十三司而財計之不關刑部久矣

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臣文清按劉友益綱目書法云漢周開封多以子弟尹之世宗始用賢者而樸以諫議大夫領焉參書法此條方見此舉之善



以王鉞叩地○王一本作玉

五代史卷三十一考證